

晋江超人气怪才**月下金狐**巅峰之作！

若有那一天，你若肯扶倾济弱，
我便对你回嗔作笑！

这是一个不得不圣母的小白兔，
与杀人不眨眼的大魔王彼此委屈又不得不说的故事。

月下金狐
著

晋江金榜作品，万众期待！
新增番外独家巨献，
作者签名海报书签！

下

美人渡君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美人渡
下
MEIREN
DUJUN
月下金狐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渡君 : 全2册/月下金狐著.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720-1

I. ①美…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3526号

书 名 美人渡君
作 者 月下金狐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周 莉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周 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720-1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逃难之路	1
第二章	身陷囹圄	17
第三章	初遇圣主	32
第四章	功德白芒	55
第五章	暴劣圣主的厨娘	74
第六章	同病相怜	83
第七章	孤男寡女	98
第八章	初到青阳镇	119
第九章	惊魂血蛭	132
第十章	因祸得福	157
第十一章	沙海一线天	173
第十二章	死里逃生	214
第十三章	天险之地	250
第十四章	命悬一线	261
第十五章	圣主归来	279

CONTENTS 目 录 下

第十六章	隐藏的秘密	285
第十七章	惊人的真相	300
第十八章	初解情意	319
第十九章	洞房花烛	340
第二十章	回归祖隗	354
第二十一章	厉护卫的背叛	369
第二十二章	圣主的大婚	384
第二十三章	孤身上路	406
第二十四章	迟来的孕事	418
第二十五章	落脚之地	437
第二十六章	万里寻妻	463
第二十七章	圣主的觉醒	485
第二十八章	令人绝望的真相	511
第二十九章	劝君一杯酒	526
第三十章	黄粱一梦二十年	535
番外 一	圣主在现代	542
番外 二	一条短裙引发的怒火	549
番外 三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556
番外 四	川景玄篇：高处不胜寒	565





第十六章 隐藏的秘密

这个时候罗溪玉整个人都慌乱了，连该怎么迈脚都不知道了——那人说往后退，她却不知前后左右似的难以落脚。结果，眼看着大半个身体都掉到了悬崖外，这时一只手臂将她又揽了回来。

想着刚才要抓不住壁石差点悬空，她都有点哆嗦，脑袋一片空白。等看到所在地还是石裂，以及腰上那一只手，她只觉得像幻觉一样，不由得回过头。

“圣、圣主，你醒了……”罗溪玉的声音有点哆嗦，眼神还有点不敢置信。

圣主的脸色有点黑，前几日面无血色的苍白似乎已一去不复返，眼中还有几分未去的怒意。他看了她一眼，又扫了扫她手中的树枝和衣服，不由得抿着嘴角问道：“刚才在做什么？”为什么差点掉下悬崖？在圣主眼里，这女人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罗溪玉此时才如梦初醒，觉得圣主是真的醒了，于是这几日的忐忑不安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来还怔怔看着他的眼睛瞬间就积满了泪水，眨了两下就一滴接一滴地掉落下来，很快就成了两条直线。她慢慢地偎在他怀里，抽噎着道：“圣主，你总算是醒了，吓死我了！那里全是蝙蝠，还吸人血，你还变得那么可怕……我好不容易把你拖了进来，刚好下雨了……你一直昏迷不醒，我以为你再也醒过来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吃的，没有水喝，我都要吓死了，呜呜……你总算是醒了……”

罗溪玉太激动了，几乎是又哭又笑地说着，连她自己都没听懂自己在说些什么。圣主听了她无头无尾的话，不悦地微抿的嘴角慢慢和缓，从字里行间猜到了经过。不过，他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轻抚着她不着一缕的玉背，一向阴着的脸此时

微微肃着，听着她的絮叨和抱怨。

“你都不知道，那些蝙蝠又脏又臭，踩在上面脚都打滑……”

这个不用她说，圣主嗅得清清楚楚——即使有石壁相隔，他也像是不能再忍受了似的皱紧了眉。

“我发现了一个石缝，然后就用石头砸，可那石壁太硬了，怎么砸都砸不开。我的手也酸了，手指上都是水泡，钻心地疼，还出了血……我又怕你闻不了那个臭味，就忍着酸疼一直砸一直砸，这才砸出一个洞把你拖进来……”

罗溪玉有些激动，就在圣主的肩膀处一抽一抽地把眼泪流成了小河。天知道掉到悬崖里，他半死不活，还没水没吃的，罗溪玉有多害怕。她硬撑着想各种办法、照顾他，又担心有野兽来袭，忍受着多大的压力和心慌啊，可是她都没掉一滴眼泪——因为她知道掉也没用，所以她一直忍着忍着，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弄到吃的喝的。那时她还憋着一股劲儿，总觉得自己可以，但是当眼前这个人醒过来后，她又一下子泄了劲儿，觉得自己没有他真的不行。而憋在心底的那些委屈、惶恐，再加上刚才生死一线的惊险，顿时全部涌了出来，她哭得稀里哗啦，边哭嘴里边不停地说着。

“圣主受了伤，我又不给你擦伤口，因为没有干净的水。这里没有吃的，还好有鸟蛋，我只吃了两个，剩下的每天喂你两个。鸟蛋都是在火里烧的，你知道打火有多不容易吗？没有打火石和火折子，我就一直用石头打啊打，打得胳膊都快断了……可是鸟蛋很快就吃完了，水也不够了，我就去接上面掉下来的果子，每天都守在洞口，可是只接到两个果子。长在裂缝上面的紫枣也只剩三串了，可是我根本够不着，但是又没有一点吃的了，只能踮着脚去够……”

圣主都明白了，把她纤细的腰身又搂得紧了些。

罗溪玉则踮着脚尖婪地搂着他的脖颈，发自肺腑地一直说着：“你终于醒了，你以后都要好好的，别再吓我了，好不好，好不好……”她下意识地重复地问着。

在知道有人可以依靠时，她有种全身力气都被抽空，只想赖在他身上不下来，不想操心在绝境中下顿吃什么，没有水怎么办，以后怎么办，不愿意再用细弱的肩膀死撑着的那种身心交瘁的感觉。

而说实话，在发生这些事之前，罗溪玉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之前，她觉得圣主脾气差，难以伺候，有时根本不可理喻，浑身上下简直没有一处优点，她必须要小心，不能惹他发脾气，日子过得是出奇地苦逼憋屈，有时甚至想如果能离开有多好，如此就能有自己的时间做愿意做的事了。可是，身处绝境的时候，她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他，他身上的那些缺点，她一个都记不起来了，脑中所有的想法就是他不能死！他怎么能死呢？没有他，自己根本活不下来。如果他能活着，以后他就是再

龟毛一点，脾气再差她都愿意忍受。

罗溪玉觉得这个想法让她整个人都不对劲了，但是在他昏迷的时候，她心里却就是这么哀求的，每天都是，那些她鄙视的习惯，在他醒不过来时，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她愿意继续忍受这些，只求他醒过来。

圣主静静地站在那里，他感受到了怀中女子的欣喜、亲近和依赖，她甚至在自己又哭又笑地流着眼泪。这种感觉让他很陌生，却又让他将人搂得更紧，似乎要将她融进自己的身体里。他的心也不受控制地快速跳动起来。她口中说出的那些字字句句，很啰唆无用，很没重点也不简洁，这是他最厌恶的说话方式，他的耳朵一向不是用来听这些废话的。但是此时，不知为何，他似乎觉得永远也听不够般，想听她一直说下去，哪怕只是些重复的话语。他不明白为什么，可能女子的声音比较悦耳，又或者她的字字句句中都包含着深深的关切和喜悦。他脸上竟是没有半丝不悦之色，伸手轻触了触她只是用一根枯枝绾起的黑亮长发。从来没有人只为了他这个人的存生而激动地流泪，即使葛老，大部分也是遵从历代圣主的遗愿，而十二剑虽忠心，却是被训练出来，没有如此热烈的情感，单单听着看着便能烫着心口，甚至影响心境。

她一直在问好不好，圣主怔了下，半天才回了一个字：“好……”

罗溪玉没想到他会回答，并且这些话对她来说，都是情感的发泄——她心中堆积了太多话语，如果不说出来、不哭出来，感觉整个人就都不阳光了，所以她说。可是，她却没想到他会回答，一时，本来哭得梨花带雨的脸扭了扭，声音也停了下。过了大概一秒左右，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挣开圣主的手。想到刚才哭鼻子的丑态，没出息至极，她又是一阵不自在，不由得叉腰红着脸瞪着他道：“圣主伤好了吗？好了就帮忙把果子摘下来吧，我饿了！”

这个动作挺霸气的吧？她觉得也是！

不过一看到圣主沉下来的眼神，她又没骨气了，叉了不到两秒，就又狗腿子似的过去讨好：“伤口是不是还疼，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先运功疗伤？我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的，果子其实不着急，那个我自己够得着的，我还给你留着一个最大的鸟蛋呢，还有一小杯干净的水，一会儿圣主吃了吧……”罗溪玉转着圈要扶圣主往回走。

圣主听着她的话，沉着脸看着她，道：“我的鞭子呢？”

“鞭子？”罗溪玉想起了那黑色的奇重无比的骨鞭，“那个，实在太重，我拖不动，还放在原来的洞口，圣主……”看看圣主的脸色，罗溪玉有点小心翼翼地说。

圣主看了她一眼，道了句：“站着别动！”

说完，圣主走向洞口，站在悬崖边，手臂微微一抬，手指便如插豆腐般插进了一侧坚硬的石壁中，脚尖顺势一点，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闪入旁边的石缝中。

取回鞭子，他的脸臭得要死。脾气能好吗？那枯骨鞭上全是蝙蝠脏乎乎、难闻的血。看到他那脸几乎皱在一起的样子，罗溪玉急忙转身取了干净的软草，然后沾了一些不能喝的雨水，将鞭子擦了擦。刚才她还激动地觉得圣主醒过来是最好的事了，可现在却要可怜兮兮地沾一手脏血了，而那大爷竟然就臭着脸站在那里，还伸着手等她去洗，比小孩都不如啊！

给他擦完手，他还指着鞭子道：“擦干净点！”

擦什么干净啊！天天求着盼着你醒，不是为了给你擦鞭子的好不好！

几丈长的鞭子啊！她都把罗袜脱了，光脚给他擦这根跟宝贝似的鞭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清理干净。可是，圣主拿在手里还是有些嫌弃，不过他也知道她尽力了。

圣主握着鞭子看了眼她说的那棵紫枣树，“就是那棵？”不等罗溪玉应声，圣主的手一动，鞭子便如一条蛇般缠了上去。接着，他微微一动，那棵树便被连根从石裂里拔了出来。

罗溪玉看着面前还带着泥的树，上面还有三串紫枣子，又是高兴又是埋怨，不由得上前将三串枣轻摘了下来，用干净的枯叶盛着。她一边摆着枣子，一边道：

“圣主啊，这枣树靠裂缝里那点土活着，还能结果多不容易，怎么也得给它留个根哪……”在这悬崖峭壁之上，一棵树存活下来也不容易，不过她也知道，这要求对圣主这种心硬如铁的人来说太强人所难了——他根本无法理解她可怜一棵树的想法，在他看来，自己大概就跟神经病一样一样的。

果然，圣主看了她一眼，那眼神中有嫌弃有鄙视，怎么说都是看神经病的眼神。人命同蝼蚁，还怜惜一棵树？搞笑呢吧！

罗溪玉立马改换脸色，拿一串紫枣去哄他——有本事的人就是不一样，得尊敬。她真心地道：“圣主你真的好厉害，我够了好几天都够不下来，你一挥手就连果带树够到了，简直天下无敌，独一无二，横扫千军绝无敌手哇！来，吃一颗，你中午都没吃东西呢。这个枣很甜，一点都不酸，你尝尝。先坐下先坐下，身上有伤呢，小心点，这石头平……”

在罗溪玉无微不至的伺候讨好献媚下，圣主吃了半串，的确是熟透了，满嘴的香甜，维生素、花青素、养分满满。本来不爽的圣主这下子满意了些，捺着性子等着她也吃了一些，这才起身道：“还有哪里？”

这悬崖周围凡是能看到的地方，就没有罗溪玉没琢磨过的，可惜离得近她又能够得着的只有这棵紫枣树，对其他的只能望而兴叹。此时圣主一说，她立即高兴地

指了几处。

“那里，右上方，看到了吗？被石头遮了一半、只露半面枝的那棵树上好像也有果子，偶尔还从石头上滚下来一颗，是黄色的……”都不必她详细解释，话还在嘴里呢，连树带果就被圣主扯进了洞。

“还有？”

“还有那个，像蘑菇的东西，一大堆，不知道能不能吃。能弄上来吗，圣主？”罗溪玉本来还担心圣主的身体，但见他的动作毫无阻碍，再想起玉兰花的功效，也就放心地支使起来了，而且越支使越兴奋——还有什么比手到擒来、弄越来越多的食物更让人兴奋的？

“还有那个，树上有野桃子，很小但密密麻麻结了很多，又红又白的那个。前两天我看到有熟透了掉下来的，应该很好吃的……”罗溪玉嘴馋得要死，天天只看着却吃不到的滋味不好受。刚说完，那野桃树就被拔进了洞里。然后，都不必罗溪玉再说了，圣主已经把周围看了个遍，凡是看得到的，全部拖进了洞里。

圣主似乎根本看不上这些野果，索性一甩鞭子，将尖口插进了岩石中，身影一晃，便立在了几丈长的鞭体之上。他手扶岩石，借由鞭身一弹，整个人就轻身攀上，手中的枯骨鞭就跟有灵性一样，不断插入圣主的落脚地，而圣主的身体如一片树叶一般轻飘飘的，在矗立的悬崖之上如履平地。

本来，见圣主跳了出去吓得要死的罗溪玉，此时冲到洞口看到这个情形，顿时目瞪口呆。不怪她呆，因为圣主的身法实在太好看了，她甚至还看到圣主在空中没有踩任何东西行走了几步，就像那空无一物的地方置有台阶一样。

这是什么武功啊？难道是凌波微步？能在空中行走那种，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不大会儿工夫，圣主就用鞭子卷回了一大堆东西，连洞口都差点进不来。罗溪玉激动坏了，之前是没有东西吃，现在是东西太多了不知道吃什么好。

鸟蛋？圣主足足带回来三窝，个个都比鸡蛋大，数一数有三十多个！还有各种野果，红的，紫的，绿的，白的。其中，有一种比拳头大一些的绿皮瓜，用来解渴是最好不过的。大大小小的果子，罗溪玉一样只摘一两个，不敢摘太多，因为吃不完不好保存，留在树上还能多放几日。

看到圣主带回的那十几只鸟儿时，罗溪玉的眼睛放亮了，这几日她都在瞅呢！这悬崖上的鸟儿实在太幸福了，有那么多无人问津的奇珍异果可以吃，只只肥得要死。它们都是在鞭子下死掉的，圣上顺便和树藤一起裹了回来。罗溪玉看到时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她吧唧一下亲了圣主一口，然后乐颠颠地一一捡了，到洞口去打火。

洞里有不少干树枝，还有一大堆鸟巢，不缺柴火。在圣主的帮助下，她终于打

着了火，然后开始烤鸟蛋和鸟儿吃。她细心地从一些石缝里抠出土，将蛋埋在里面，而在鸟儿上面只铺了浅浅一层土，然后在上面用小火慢烧着。待烧得差不多了，她就将火移到一边，扒开土。几个鸟蛋的皮有些发黄，有的还裂开了小口，露出里面白色的蛋清；鸟身上的毛也烧得差不多了，黑乎乎的几只，去了毛也特别肥，罗溪玉在地上摔了摔，外面一层黑炭一样的东西裂开，露出白色的香喷喷的熟肉。

有好久没有闻到肉味儿了，她不由得咽了口口水，用雨水洗了洗手，然后剥了蛋皮，将它们放到一片枯叶上，接着将鸟肉弄干净撕好，放到她用大的枯叶叠的草碗里。接着，她捧着几个水果放到刚练完功的圣主面前。这可是她这些日子见到的最丰盛的吃食了，她馋得都快要哭了。

这次圣主可没有嫌弃，罗溪玉主动坐在他身边，喂他一口，然后自己吃一口。

“哎呀，没想到这鸟肉这么好吃！”她只是用火烤了烤，没有加调料，也不知道火候怎么样，结果吃到嘴里，却是鲜香可口，“一样的鸟，这个鸟的肉怎么就这么好吃呢？”罗溪玉又喂了圣主一块，自己吃了一口，一边嚼一边赞不绝口。

圣主吃完后才慢悠悠地道：“这几只鸟生长在蛇涎树周围，常年以蛇涎果为主食，吃一口它的肉效果都要赛过平常的百年人参，对气血有好处……”久病成医，圣主对于一些药果也略有所闻。

罗溪玉一听，目瞪口呆：这可比唐僧肉还要金贵啊，一口鸟肉就抵一个百年参，那十口不就是抵千年参？想罢，她赶紧用手拨了拨，数数还有几块，然后多喂了圣主几块—— he 现在是病人，要多进食补充营养。

圣主看着她以他为先的举动，虽然不是很喜欢鸟肉，但却也满意地受用了。罗溪玉伺候得周到，一口鸟肉一口水果，偶尔再一人一半鸟蛋——罗溪玉爱吃蛋清，圣主则吃有营养的蛋黄，两人在食物上的搭配特别和谐。

“啊，对了圣主，哪个是蛇涎果啊？”罗溪玉将在鸟窝里捡到的刀片磨去锈迹洗净了，将瓜切成几小块，边说边喂了圣主一块。这瓜水分特别多，吃了解渴，算是间接解决了饮水的问题。

圣主的手一动，指向一个长相怪异的果子。罗溪玉虽然将果子一样摘了一个，但是因为它太丑了，所以刚才她连碰都没碰。

“是这个？这个怎么吃？”罗溪玉将它拿在手里，左看右看。

“只要掰开即可。这是长在蛇窝上的蛇涎果，外表跟蛇有几分相像，不过别怕，它不仅无毒，还是大补之物。葛师说过，东狱的女子都爱食此果，食后颜色娇艳，你多吃一些……”这是圣主难得的关心话了。

“嗯。”罗溪玉很开心，忙将果子掰开。里面是白色的果肉，有点像白白的椰

果果冻的样子，闻着有一种奇异的清香。她切了两半，给了圣主一半，又急忙咬了自己这一半一口，虽然初入口时有种怪味，但是却很好吃，而且滑滑的，越吃越香。

吃完饭，罗溪玉收拾好后，外面竟然下起雨来。圣主极厌恶雨天，脸色有些难看，加上他有伤在身，罗溪玉急忙让他进了山洞内侧。正好周围有不少树枝，她便在他身边燃起一个火堆，以驱赶他身边雨天的阴湿之气。

罗溪玉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让圣主脱了衣服，换上袍子，然后自己将里衣脱下来，换了袍子，圣主练功时，她便开始在洞口洗起衣服来。难得下一场雨，如果不趁机收拾好，还不知下一场什么时候到来。加上还要清洗水坑，蓄些干净的水用，她几乎忙到了晚上。

圣主练完功，她就拿来用叶子叠的盒子，让他用里面盛的雨水擦洗，她则生起火，在洞口的另一边熬起了水果蘑菇汤——将一块石头的中间掏了个空，刷干净，底下填上树叶炖。也没有什么调料，主要就是吃个热汤物鲜吧。没想到不放盐的水果蘑菇汤还挺好喝，既鲜美又甘甜可口，总之很对圣主的口味。于是，两人饱饱地吃了一顿。

为驱湿气，洞里燃着火堆，所以罗溪玉没有像往常一样天一黑就抱着圣主战战兢兢。圣主现在醒了，她就什么也不怕了，晚了还在洞口接水呢。接完水她在雨中洗脸洗手脚，顺便擦了擦身子才裹起袍子。刚要转身，她便觉得上面掉下来什么东西，咕噜一声滚进洞中，大概是被雨打落的。

罗溪玉借着火光一看，竟是那个猴头大的紫色果子，高兴地拿起来，在雨中冲了冲上面的泥土。平时怎么接都接不到，今日竟自己掉进来了，莫不是这个果子成了精，知道圣主醒过来，特意来讨好？哈……

她兴冲冲地将刷好的鞋子放到洞边，然后套上用几张大枯叶叠在一起做的“凉拖”走向圣主。因衣服都洗了，她只套了件黑袍，那半截白玉似的小腿还露着，嫩嫩的脚丫套着绿色的草鞋，越发显得白生生的，非常好看。可她对此没什么感觉，拿着紫果便凑到铺好的草铺上，正对着在火堆旁坐着的圣主，道：“你看，这就是前些日子掉下来的紫果。那时我天天守着用衣服接它，才接到两个，不过它个头还大，省着吃咱俩能吃一天呢。刚才它又掉了，还滚进了洞里。平时接都接不到，现在它却自己掉进来，真是气人啊。不过这东西吃着有些上火，你看我嘴角都干得裂口了……”说完，她便凑上前给圣主看看她有点红红的嘴角。

正坐得直挺挺的、情绪不怎么爽利的圣主，看了看她的嘴巴，又瞅了瞅她趿着软叶鞋的嫩脚，最后目光落在紫果上看了半天，眼神有些怪异地道：“你说你给我

吃的紫果就是这个？”

“是啊！是不是很大？看着像个猴头，你说可不可笑？不过里面的果肉很甜，圣主你要不要尝尝？”

圣主将果子接在手里看了看，“这是紫炎猴果，确实像颗猴头。葛师曾吃过不少，只不过他说，此果男人可以吃，吃得越多越好，但女人却不能……”

“为什么？”罗溪玉正在找刀片准备切果子，听圣主这么说，不由得顿住。

“似乎吃了会变成男人……”

“什么？”罗溪玉瞪大了眼睛，一时间吓得魂都快飞了，比掉入悬崖时更甚。

圣主却将她手里的紫果取过来放到一边，然后好整以暇地动手抽着她的衣袍带子，边抽边道：“所以，解了袍子让我看看，身体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罗溪玉的衣服都趁着雨水洗了，里面什么也没有穿，所以一被抽出系好的带子，整个袍子便滑开大半，露出了白生生的、既晶莹又柔嫩的身体。

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还伴着风吹石壁带来的回响，石裂里有些阴冷，可是火堆又让人感到些许暖意。罗溪玉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身前这个男人——白天正经的时候，又是龟毛又是高冷，脊背永远挺得直直的；不满的时候不会顾着你的脸面，而会拿眼尾去扫你，至少也是瞪着你，连个笑脸也没有；高兴时最多不过是脸色和缓，要让他阴窟般的脸融化成暖阳，简直想都不要想。

但这么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对着罗溪玉却像个孩子一样，又是好奇，又是探索。他最喜欢的，就是像个孩子一样抱着罗溪玉。

那脸上的高冷呢？阴沉呢？挺直的脊背呢？如寒流的眼尾扫人呢？

都不见了，啊啊啊……

白天和夜晚简直是两个人啊！

圣主也不是每天都冷飕飕的，他也有欲望，眼睛也会变得火热。

他也不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之所以带一点脏味儿就受不了，就瞪人摔盘子，只是因为不喜欢不对口味的而已。

他也不是对什么都不在乎，多看一眼都嫌累，他也能仔仔细细地查看一样东西，每一处都要仔细观察，仿佛从来没有见过，好奇心爆棚。

他还有个特别奇葩的……可以说是习惯吧，就是对他不在意的东西从不多看一眼，但是他若是在意、上心，那简直跟犯了病一样，就算看个十遍百遍千遍也不厌倦，都像第一次看到一样。这是个什么毛病？换个角度想想，这也许算是优点——从不随意拈花惹草，若是喜欢就会一直喜欢下去，无情又专一？

罗溪玉哭笑不得地坐在那里，抱着胸前这个不断动着的头，心里甜滋滋地往好

的地方想：其实这样单纯的男人也有好处嘛，跟这个好处比，那些坏处都是可以忍耐的。

一时间干柴烈火，连整个火堆似乎都烧得旺了些。

罗溪玉的声音渐渐缓了下来，她有些汗湿的头发，圣主也不嫌弃地吻了吻，并将她紧紧地搂着。这么一块冬暖夏凉的美玉，谁能不喜欢，谁不想搂着呢？就算圣人也不会嫌弃的。

她高兴，圣主也高兴。

自从圣主像剥竹笋一样把她剥开后，就再也不能容忍她晚上穿着衣服睡觉了。他就喜欢贴着她的身体，直接接触她温凉如玉的体肤。初时罗溪玉还不适应，但是习惯后也就接受了。

不过这时，罗溪玉难以忽视他的反应。实际上，也不知为何，她以前还没觉得怎样，今日却觉得有些怪，好像有点受不了碰触，而圣主的自制力那么强，已经能将那种感觉控制自如。那强大的自制力，足以让所有只会靠下半身思考的男人汗颜。

现在，反而罗溪玉没什么自制力的了。她夹了夹腿，想到什么，不由得双臂环着他的脖子，一开口就是难掩的嘤嘤声，弄得她自己全身一震，自己都给自己恶心到了。但没办法，她整个身体还处在兴奋中，控制不了颤动的嗓音，而圣主似乎极喜欢她的这种声音。原来男人真的都喜欢这种像浸了蜜一样的撒娇音啊，就连冷傲的圣主也不例外。

“圣主，你说那果子真的会把女人变成男人吗？你一定是骗人的……”说完她嘟了嘟嘴，好歹也是十六岁的女人，做起来又自然又好看，一点都不故作。

圣主将手微微松开，看了看她的脸，目光移到了她的嘴角上，眼中似乎闪过一丝笑意，但很快一闪而逝。他道：“少吃没事。猴果生阳气，你拿的那颗从大小来看应该有二百余年，若吃足一个，几天就要长出胡子。好在大多都喂了我，恐怕你只吃了两三块，现在也只是阳气外发、嘴角裂了而已，没什么关系……”

圣主的目光在火焰的映照之下显得柔和异常。虽然只是个果子，但是那时他昏迷不醒，什么也不知道，可这个女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却将大多好东西喂给了自己，她只吃了边边角角——如果这果子吃得多了，恐怕就不是嘴角微微发红了。以前，对这个女人时不时地舍财助人，将银钱像撒米一样地往外送等种种举动，他难以理解。可是这时，他想，不理解也无事，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如此待人。但是一想到她不止对他，还无条件地对任何外人好，他就又阴下目光，不满而用力地将她搂得紧了紧。大概是因为心情忽地不好了，搂一会儿，他就又将她提了提，将头埋进她柔软的胸口。

罗溪玉迷迷糊糊地要睡着了，突然又被这么惊醒，她抱着圣主的头，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感觉到他那种没有安全感的依赖的举动后，罗溪玉不由得又习惯性地摸了摸他浓密的头发，感觉有些好笑——白天他是大人，自己是弱女子，必须依赖他，可晚上就颠倒了过来，他变成没安全感的孩子，自己成了娘，必须让他依赖……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不过看着他在怀里入睡，罗溪玉还是觉得很幸福。她低头看了看他俊美的睡颜，变成颜控的她都快软成一摊水了，左右看了半天，才抱着他的头睡着了。

第二日，罗溪玉又是在第一道阳光下醒过来。这一晚算是这些日子她睡得最好的一晚了，又沉又香。她想伸个懒腰，但想到圣主在旁边，于是小心地抱着袍子起身，想就着昨天剩下的乌肉和蘑菇汤，再煮一煮，做个乌肉蘑菇。

她小心地弯腰起来，抬头见圣主趴着睡得正香，脸上不由得露出一丝笑容，突然想凑近他的脸亲亲。圣主跟她一样，亵衣都拿去洗了，里面没有着衣，此时衣袍不覆身，肩膀和后背露出了大半。圣主昨夜擦身，她包扎的绸布早就被扯开了，不知被丢到了何处，而圣主后背上伤口的血迹似乎被擦了去，露出了伤疤。罗溪玉起身的动作顿了下，想看看他的伤口怎么样了。可是这么一看，她顿时大惊失色，脸也不由得变白了。

那是什么？罗溪玉看着那一块蜿蜒在右肩之上，极为丑陋又触目惊心的东西，整个眼睛都瞪大了。准确地说，那不是疤痕，更不是伤口，而是像蛇皮一样的鳞片。银黑色的鳞片一片片布于血肉之上，乍一看就像是血肉里藏着一条蛇，谁冷不丁见着都会被吓了一跳。她在毫无准备之下看到，脸都白了几分，半跪在那里半天没动，嘴巴微微张着……

她觉得自己的眼睛花了，可能这个疤痕是由特殊东西造成的，所以看起来像蛇皮，又或者它是东狱时下最流行的什么酷帅狂拽之类的文身，于是抖着手想去摸一摸。然而，她刚一接触，那一处便动了动，吓得她急忙缩回了手，有些惊恐又胆战地想着刚才那冰凉的触感。结果她一回头，便见圣主睁开了眼睛，正看着她。那眼神里没有平日的嘲讽，也没有看凡人皆蝼蚁般的倨傲，只是深邃不见底，甚至还有一丝错愕，随即他避闪地移开了视线。

这是圣主第一次在与她对视中，先转移了视线……她从来没有从这位霸道龟毛的圣主眼中，看到过这样回避性的眼神。

罗溪玉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可是圣主已经坐了起来，微抿着嘴角不语，气氛有些冷凝。她一激灵，马上上前要给他系好袍子，却不想这次圣主微微移开身子，然后站了起来，避开了她的手。

“……衣服昨天洗了，现在太阳正好，一会儿我把水拧干，中午就能晒干了……”罗溪玉也跟着有点尴尬地起身，她一方面受到了惊吓，另一方面也因圣主突然的疏远动作有些紧张。她本还想问圣主的后背上是何物的，但看他的脸色不阴不明，话在嘴边，又有些不敢问出口。她知道圣主的脾气，说她一点都不怕那是假话，所以她多少都要看他脸色再决定是否开口。

见他自己系好了袍带，罗溪玉忙又紧张地道：“圣主，你先坐一会儿，练练功，我去做早饭，饭好了叫你……”圣主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只是看着她。她被看得有点发毛，便讪讪地转身到洞口石锅那里点火熬汤。

她把鸟蛋打成了蛋花，和着鸟肉及昨天剩下的水果蘑菇汤，煮了半小锅杂粥，又放进两个鸟蛋水煮，接着，她洗了几个果子，挨样削皮切盘。她一边弄着，一边偷偷瞥着圣主的举动。

圣主并没有练功，倒是听了她的话，坐在草铺上，只是手一直放在膝上，眼睛一直沉沉地看着她，仿佛一潭死水，没有半点波澜。

他平常根本不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目光是有些空洞，可那都是因为痛苦或者受胎毒折磨所致，而且他看她的目光一向很有神采，虽然大多时候含着怒气与指责，却总比眼前这样生动得多。

罗溪玉本来就有些不自在，现在更不知所措起来。她此时只套了一件黑袍，带子半系，晶莹的小腿还露在外面，光着脚趿着拖鞋在石锅边一心二用地忙这忙那。蹲着切水果时，她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觉得自从看到圣主后背上的古怪东西，圣主就变得不一样了——也不知道哪里不一样，总之，之前蛮好的气氛，瞬间就消散了。难道自己窥视到了圣主的秘密，他要杀人灭口？

她忍不住又向他看去，果然还是那黑洞洞的目光，此时，他本来放在膝上的手，却是慢慢握成了拳，脊背虽然挺得直，却显得格外冷硬，似乎又回到了两人刚刚相遇的时候，彼此存有防备。两人相视时，罗溪玉本想要露出笑容，就见圣主目光缓缓移开，看向了地面。

这样的圣主，这样的气氛，让罗溪玉简直快喘不过来气了。到底怎么了？借着锅里正在煮粥，她忍不住跑到洞口呼吸了下新鲜空气，然后将松枝上挂着的衣服拧干，又系在松枝上——等阳光热了，衣服干得会更快些。

她觉得只穿袍子更舒服，光脚趿着拖鞋更自在，但看圣主的样子，似乎不喜欢。她不由得又扭头看了一眼圣主，却见他还在看自己，只是目光比刚才又沉了几分，似乎罗溪玉此时背对着他都成了罪过。

到底是哪儿不对？她抓着头发仔细想了想，昨晚一切都很好，就是从他睁开眼开始。再细想，应该是从她看到那背上的蛇鳞开始。可是，圣主那躲闪的眼神是什

么意思？不可能真是要杀人灭口吧？圣主要杀她还要躲闪眼神吗，只要两根手指这么一捏，简直跟捏死一条小鱼一样。把自己比作一只死鱼不妥，但事实真是这样。圣主的神情不像是平日生气或愤怒时的神情。那会是什么呢？什么会让人躲开别人的目光？不自在？心虚？慌乱？自卑？

细细一想，罗溪玉觉得自己似乎抓到了什么真相。不自在，自卑……这些根本不会出现在自大狂傲的圣主身上的情绪，如果与那后背的蛇鳞片串在一起……她突然有些明白了，圣主会不会以为自己看到了那东西，觉得他不是人，吓得离他大老远的，一句话都不敢跟他说，所以才会有那些个莫名的举动？说实话，刚看到时她确实很害怕，在人的身上看到只有蛇才会有的鳞片，那是多么可怖的事！尤其是亲眼看到那东西的一瞬间，她真的有被吓到，所以脸色发白，不敢动弹。

可是，她却没有什么瞧不起圣主的想法，也没有因此惧怕这个人。

因为经历过很多事，加上又见到了圣主失控的一面，罗溪玉的接受力好像强了不少。此时她更在意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他突如其来的怪脾气和异样，所以蛇皮是排在他这个人的后面的，想想虽怕，却又不是特别怕。

其实，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不是那些养在深闺的小姐，见到个虫子就会被吓得两眼一翻晕过去，她未来这里之前曾经也见过很多奇形怪状的异人。欧洲的狼人，是人但身上长满了狼一样长长的毛发；人头狗身，婴儿长着人一样的脸，却生有四只爪子；深海中的美人鱼的尸骨，和人一样有着金色的波浪长发，瓜子脸，有鼻子眼睛，腰以下却有条长鱼尾……圣主背上的东西跟她看到过的东西相比，还真是小巫见大巫。

在她眼里，圣主本身就有一层难以揭开的神秘感，东狱的外域人，邪教什么的，因此她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心理准备了。她将衣服的褶皱扯平——这里可没有什么熨斗，如果让圣主穿这种皱巴巴的衣服，他说不准又要拿眼睛瞪她——扯整齐了便站起来急急往回走，顺便又看了圣主一眼。这一眼让罗溪玉觉得，如果她再不主动跟他说话，他有可能随时甩袖离开。

一想到他可能会将自己抛下，罗溪玉急忙迈着纤细白嫩的小腿跑过去，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的脸色小心地道：“圣主，饿了吧，我们马上吃饭……”

圣主没有开口。

“……那，一会儿我在锅里烧点雨水给你擦个澡吧？昨晚水凉，你都没有好好洗洗……”说完，她就将水果盘等吃的拿到他面前，还叉了块猴头果试探地喂进他嘴里。

看到她的反应，圣主的表情才有些和缓，不过还是没有开口，汤也用得少。不是罗溪玉做的汤粥不好喝，相反，因为有蛋花，更加鲜美了——除了少了点盐。